

最近在读吴兴华的《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这本书收了吴兴华1940年到1952年，即他19岁至31岁，写给好友宋淇（林以亮）的62封手札。这些书信里还藏着一个名字：孙以亮（孙道临）。吴兴华被誉为钱锺书式的学者，可惜1966年去世，未能尽展其才。

从吴兴华的书信里，我们知道在燕京大学时除了宋淇，他还有一位好友孙以亮——就是后来成为名演员的孙道临，而宋淇的笔名林以亮是为了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是他们三位好友间的一个“暗号”。吴兴华很欣赏孙以亮，简直太偏爱了，他在

虽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对这片春申君的封地感情日深，骨子里，却依然是山西人。山西简称晋，源自周代之晋国。晋国历史上，最为后人熟知的，是晋文公。晋文公挽救晋国危局，首开霸业宏图，流亡二十年，艰辛备尝，一直可归入最励志案例行列，但提到他，总绕不开介子推。

曾到介休绵山春游，此地被普遍认为是介子推与其母被烧死的地方。甚至“介休”这个地名，都会让人直观联想到介子推于此休矣。到了一看，惊奇和失望一起涌来。

喜者，绵山很大，失望者，名满天下的绵山，当时几乎未被开发。山前下车，上山几乎无路，幸亏我们当时都年轻，正好登山，顺上坡，踩乱石，上得山来。有窄路通向山里。边走边听水声巨响，山涧有溪水，奔流而出。行约半小时，见山峰，有庙宇。庙有些破落，进庙一看，佛像残损，有一二僧人，香火寂寂，斋房也颇凌乱，和我们熟悉的电视电影、武侠小说中的高僧相去远甚。

有地方显施工迹象，石壁凿小路，仅容一足。我们贴壁手扶，战战兢兢，通过时，脚底都是汗。一年轻工人，两手插进裤袋，急奔而过，两脚交替，如走猫步，口中迎风吼吼有声。我自素喜冒险，便扒石壁上，抬腿，却被卡住了。原来裤袋里装有细长开本的《茶花女》，人在绝壁，形势危急，只好弃外物于不顾。掏出书，手一扬，茶花女便飘落绵山之涧。

遥思介子推，很有些疑惑，绵山这么大，三天三夜怎么可能烧完？而且大山足够介子推母子转移，完全不必抱树而死。

听说介休绵山后来开发得很好，可惜一直再未到过。但偶尔看过一条关于介休的史料。介休地方，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始置郇县，战国时属魏。秦灭六国时，于魏赵边界休整，之后攻赵，因此置界休县。西晋时，杜预魏赵界休为介休，此后延用。那么，介休和介子推之死，关系就有些存疑。

到翼城才知，翼城县城边，也有一山名绵山，极小，和介休绵山相比，就是一圆锥形小山包。山前树介子推汉白玉像，言此为真死处。县里人介绍，文公前期，介休尚不在晋国土，且离晋都遥远，介子推携老母，不可能走那么远。重耳归国继位时，晋国都城已不在翼，而在绛。绛在今天曲沃县城南二里处，距离翼城县不远，介子推随重耳流亡二十年，重耳62岁当上晋国君，介子推也不会太年轻，其母更老，不可能远走。翼城绵山，离晋新都、旧都都较近，熟人故旧多，便于生活。介子推辞官，但自己和母亲的衣食却要考虑的。

让介子推始料不及的是，他虽然主动退出权力圈，当权者却不肯放过他。传说晋文公烧山，不知道是把介子推逼出来，聪明如晋文公者，怎么会为了逼山会烧死人，而且介子推母亲年迈，如何可大火中逃出？绵山很小，林再密，派兵细查，不难发现。其实，火一起，介子推就知道，是国君让自己死，于是抱树而尽。

介子推忠君不受禄，高洁志行，为何不为贤明的晋文公所容呢？可以推测怕重提当年奔波尴尬，甚至食介子推肉以续命，杀人灭口。但随重耳流亡，亲近者十余人，其他人也会说，甚至其舅父狐偃由秦入晋，过黄河时即要封赏。根本原因，还在分封制。介子推非文公血缘亲族，不在最核心层，却割股救主，居功至伟。封，不合礼仪，不封，有失公正，有损文公贤良之名。介子推看得很清楚，主动不受封，可依然不行，逃离，还是不行，只有一死，解脱自己，也解脱君王。果然，介子推活着时，晋文公忘记封赏他，死了，却极尽哀荣。以介子推抱死之树为履，日日叹息“悲哉足下”，全国寒食三日，以纪念，君王贤良之名空前大震，千古流传。

不会再有孙道临

何华

1944年4月12日写给宋淇的信里提到：“关于以亮，他们很固执地蒙起眼睛不看他诗中的好处，并且认为我捧以亮过分。我说得不多不少，只是以亮是一个天生来的诗人，至于天生来诗人是很少的，那怨不了我，我又不是造物主。我告诉他们以亮对一切想象文学天生来的适应性，是连我自己也不见得定能胜过的。”吴兴华口口声声称赞孙道临是一个“天生来的诗人”，显然是被孙道临俊雅的外表迷惑了，孙道临的诗才、

文才，很一般，但他是个好演员，这是不争的事实。书信里，他还写道：“以亮在此地演剧十九饰唐若青的beau（男朋友），路子以反派为主，颇受欢迎。”十九，即十之八九、大多之唐。唐若青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话剧演员。吴兴华的信里还写道：“以亮的airiness（虚无）如昔，不知作何打算？”、“听说以亮在沪上颠倒众生”、“（以亮）学骑马，跳舞等等，也许要飘入电影界成为一个current matinee idol（受女戏迷欢迎的当红偶像）。"

现在想想，孙道临为什么不同于其他男演员，就在于他的高学历及诗人气质，他早年的“朋友圈”都是吴兴华、宋淇、张芝联、黄宗江这一类的学者和作家，他自身的艺术修养高出其他男明星一大截。

我第一次看孙道临的电影是《家》。改革开放不久，老电影开禁，1957拍摄的《家》再度上映；越剧《红楼梦》也重放了。一位邻居阿姨，是上海下放合肥的，消息灵通，告诉我们《家》里面大少爷的扮演者孙道临和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是夫妻。还说：“这个孙道临嘛，很多女孩子迷他，哎哟，人家都娶了林黛玉了，还有个姑娘不甘心，整天在电影院门口等孙道临，弄得孙道临从后门逃

脱。这种姑娘就叫花痴，你们懂哦？”我们懂的，其实这位阿姨就是花痴，说起孙道临，口水噙噙。

孙道临、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合演的电影《家》，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名角荟萃，大有看头。男人胆小怕事、犹豫不决，实在令人不快，但孙道临饰演的“窝囊废”大少爷却改变了我的看法，他一个眼神一个请求一个叹息一个颤抖，都带着一种悲剧美，让我们不忍责怪于他。最近，我又看了一遍电影《家》，发觉孙道临的“声音”也是他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为电影《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配音，造就了电影配音史上无法超越的高峰。重看电影《家》，惊讶于大少爷与哈姆雷特在“声音”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忧郁、优柔、高贵、善良。一说到孙道临，几乎人人称道：“他的声音特别美好。”声音，给孙道临加了分。

除了《家》，他给我们留下的电影还有：《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51号兵站》《早春二月》等。尤其是《早春二月》，他与谢芳、上官云珠的完美组合，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带有法国文艺片风格的佳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1963年的中国，能拍出《早春二月》这样的电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简直就是时代的“漏网之鱼”。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孙道临的存在，无疑是一抹异彩、一



介子推与寒食节

李海东



在住房困难的年代，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人一间房，集卧室、餐厅、书房、会客室于一体，房间之杂乱可想而知。现在，人们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家庭都是三房两厅甚至更大，那么，居室杂乱的情况是否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我亲眼见过拥有宽敞住房的家庭杂乱无比，夫妻为之齟齬不断，有的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

居室杂乱有种种原因——喜欢购物、工作压力大、不舍得扔掉不用的东西，以及居室内可放东西的平面太多等等，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普遍，妻子认为可以扔掉的杂物，丈夫认为是宝贝，于是口角频频，进而深化到“家里谁说了算”这样的层面。

有人认为杂乱和做事拖延有关，因为把零乱的东西逐一整理归类要化费不少时间，是许多人不愿意做的差使，如果居住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家中，人的心情肯定会变坏，生活满意度降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杂乱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成正比增长。

国外有研究证明杂乱会使人处于紧张状态，研究者发现杂乱会促使人体生理上一种紧张的激素“考的素”分泌的增加。2010年有人在美国洛杉矶对多个中产阶级家庭（夫妻都工作，至少有一个学龄儿童）进行了分析，这些家庭的夫妇都声称自己的住家非常杂乱，亟需整理，而她们的“考的素”水平整天都很高，而这些家庭的男主人并

页书香，让我们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美的诱惑。

电影史上，有两对男女角色最伤我心，一个是上面提及的孙道临的大少爷和黄宗英的梅表姐，另一个就是《早春二月》里孙道临的萧润秋和上官云珠的文嫂。他很辛苦，遇到了黄宗英和上官云珠对手戏，她俩的帮衬，越发成全了他。“若要俏，一身孝”，梅表姐和文嫂

居室杂乱种种

不怎么在乎杂乱，他们的“考的素”水平就下降了。显然，丈夫和妻子都看到了杂乱，但是，在乎杂乱的人的“考的素”水平增加了。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杂乱会触发人的紧张情绪呢？研究人员是这样解释的：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中产阶级的居家应该是怎样的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家”，就是一个辛苦一天以后可以喝杯香槟、彻底放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乱哄哄的、有一大堆苦差事等着你的地方。一个杂乱的家，无法满足人们对“家的期待，在劳累一天以后还要收拾整理，自然会引起情绪紧张。

居然杂乱是如此令人头痛，有没有办法预防杂乱呢？在做室内装修时，就要充分考虑储藏杂物的地方，比如门厅处的鞋柜，书房间放置信件、文件的抽屉等。

最好的避免杂乱的办法是不让杂乱进屋。购物只购自家需要的东西，对于街上随时可见的“清仓处理，全场一折”的吆喝切勿问津，否则的话，原先店家的积压就成为你居室的积压了。

在处理杂物时，我听到别人说过一个所谓“不要碰”的原则，让别人拿着你的旧衬衣问你：“这件不要了吧？”一旦你把它拿在手中，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它。

最后，对杂乱也要现实一点，居室不可能干净到和家庭装潢杂志封面的照片一样光鲜亮丽，家人人住的地方，人住得舒服就行。

书法

陶经新



都是寡妇，哀婉清苦，也就格外叫人怜惜和爱慕。电影里，孙道临没有艳福，他不稀罕富家小姐陶岚（谢芳）献的殷勤，却为文嫂（上官云珠）的不幸动了真情。孙道临不是一个性感的演员，那个年代也不以性感为美，他以雅正、悲哀取胜。他台上台下爱流泪，故有“孙大雨”（借用诗人、翻译家孙大雨之名）之外号。

转眼孙道临去世已经

十一二年了，中国男演员儒雅俊逸的传统也消失殆尽，如今的“生角”，缺的就是孙道临的书卷气。每个时代有各自的偶像，不少人感慨，像孙道临这样的男演员不会再有了。

静安诗草·春日杂咏

清明时节放怀游，草色萋萋眼底收。绿野芳菲生净气，阳春煦煦换穷秋。空濛烟雨难为水，浩漫东风喜上楼。尽染桑思造化，澹然只道迹何求。

四季轮回春漫游，无边光景一时收。平湖烟柳亦如夏，绿野林花远胜秋。雨洗凡尘归浪海，霞蒸浩气绕云楼。万红千翠莫辜负，人在画中所何求。

曾约东风作伴游，江南邹鲁望中收。河朔山岳尘兼雨，花树人烟春到秋。长吉诗囊空有恨，仲宣眼日独登楼。欢哀未厌怀今古，谓我何求已不求。

独坐春阴谢出游，闲时由我懒筹谋。读诗析句拜工部，览史解经尊左丘。薄酒暖肠神奕奕，苦茶润肺兴优优。消磨岁月更何念，如此生涯到白头。

小溪望海欲东来，百卉梳妆急上台。一任狂风邀尔舞，也知春到勿庸猜。

潘承勇

张永东

赵义融

裴新民

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新华字典》也只是一朵浪花，它影响的不止是十亿人，且越过了国界、走向世界。凡学汉语、说中国话的人都受过《新华字典》的恩惠。正因如此，魏建功“字同音”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新华字典》本身。

对魏建功先生的评价，周有光先生在《魏建功文集》的序中说：“他是一位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是台湾推广国语（普通话）的创办人”“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这三句评价，对我影响甚深。

魏建功先生去台湾推广国语（普通话）这段历史，我们专门组团去台湾寻踪探迹，找相关人士座谈，查询相关资料。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梅家玲的文章《战后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与语文教育——魏建功与台湾大学的国语文教育为中心》，让我们了解到魏建功先生当年在台湾推广国语

（普通话）是多么的艰难，又是多么的智慧。魏建功先生创办的《国语日报》至今仍在台湾发行。在报社，我们感受到对“魏建功邑人台湾访学行”成员的尊重与热情，报社的全体班子成员一起参加接待，参与座谈，并热情款待。

至于魏建功先生的学术贡献，罗常培先生在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一书序中如此评价：“跳出音韵的圈子来讲音韵，而结果却不离宗；他不仅要建中国语音史的系统，而且有构成中国语文史的企图，若非能贯通形、音、义三方面的人，不克担负这个使命。”

人这一生，挣的是什么？是钱？是名？是官位？错！挣的就是个口碑。你为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留下了什么痕迹？你的品行如何？特别是你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有用的人才？

魏建功的得意门生，我没有作过权威统计，只是从魏建功筹

我心中的魏建功

仲跻和

备组了解的信息，就让我震惊不已。与鲁迅、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与台静农、罗常培、郑天挺、老舍、朱自清都是至交好友。“建功兄”“天行”的称呼常常出现在他们的日记、书信往来中。

关于魏建功的社会任职，似乎太多，记住也难。能记住的有：台湾国语（普通话）推行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新华辞书社社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常委……

拨开记忆的迷雾，拾起不同时段、不同场合、不同媒体的记忆火花，魏建功先生的形象在我心里更加清晰了。但愿有更多的人了解魏建功先生，记住魏建功先生。

沈骞仲老师是首批17位上海市特级教师中最年长的一位。

他们未曾远去
责编：刘芳

